

援疆干部

吴玉辉◎著

著名作家**王蒙**推荐阅读

- ◆ 国内首部反映援疆重大题材原创性长篇小说
- ◆ 援疆干部领队倾情书写援疆故事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援疆干部

吴玉辉◎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援疆干部 / 吴玉辉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228-16647-3

I. ①援…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3713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3652362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新疆希望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8 001—38 000册
定 价	35.00元

目 录

001 第一章

田力失踪了。一张二十多年前的老照片。茹仙古丽，你在哪里？

014 第二章

清明节，兵团老战士，风中的雕像。

024 第三章

神秘来客。四块汉代瓦当。后会有期。特殊使命。

033 第四章

医院走廊，出现在徐丽眼前的居然是前夫米思洋。

043 第五章

感情测试。“跳跳鱼”白吃了。机场候机楼，田力收到妻子发来的短信：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051 第六章

刘山东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妻子。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累，想睡一会儿。就这样，她在安睡中静静地走了。

058 第七章

阳洼滩牧民定居点。身上长“舍利子”。“贵一”包厢。

070 第八章

走进历尽沧桑，千姿百态的胡杨林，李怀河被深深震撼了。冰河滩，来了个年轻的女人。

081 第九章

不可忽视的教训。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田力差点闯祸。

091 第十章

美丽的索尔巴斯陶。什么是寂寞，一个人并不寂寞，想一个人才叫寂寞。李怀河看着孔令吾，平静地说：“孔老师，你衣服的第一个纽扣扣错了，其他的纽扣都跟着扣错了。”

108 第十一章

你是我生命的力量。

121 第十二章

人命关天。在如何认识和处理赵伟一行三人违纪问题上，指挥部成员发生了分歧。

130 第十三章

阳洼滩的婚礼。牧民扎克尔弹起了冬不拉。夏雨荷做了个梦，梦见刘山东变成一棵天山灵菇，而自己变成一朵杏鲍菇……

146 第十四章

篝火晚会。雄浑激昂的歌声穿过月色戈壁，融入广袤的夜空。人也许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增加生命的厚度。

161 第十五章

两地书。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咬牙沟，雪地遇险。

180 第十六章

李怀河伫立在红山林则徐塑像前，让思绪穿越时空，去感知一百多年前这位民族英雄的爱国情怀和新疆情结。

196 第十七章

月亮湾宾馆8502房，舒雅撕开蓝色小纸袋，此时有双幽灵般的眼睛正窥视房间里的一举一动。

213 第十八章

查端午当上“三军司令”。台风“漩涡”正携风带雨，步步向东海市逼近。生命的可贵就在于创造出比生命更为久远的东西。

232 第十九章

十二木卡姆。阔孜其亚贝希巷，阿瓦尔古丽远地挥着手，头上的纱巾随风飘动着。江布拉克，刀条岭，来了三个神秘游客。

249 第二十章

什么是天堂？梦想成真的地方就是天堂。新疆是我梦想成真的地方，新疆就是我心中的天堂。

261 第二十一章

今夜有暴风雪。医院重症监护室，田力盖着白色被单，安详地闭着眼睛，就像一个熟睡着的大男孩。胡杨斑驳的躯干中，凝结着晶莹的泪珠。迎着晨风，李怀河深情地吟诵《满江红·天山吟》。

274 后 记

第一章

田力失踪了，这让天山市委副书记、援疆前方指挥长李怀河焦躁不安。

两天前，田力到乌鲁木齐参加《援疆通讯》联络员座谈会，这家伙平常就喜欢拍个照写个诗什么的，还弄了个笔名叫胡杨。这回临去乌鲁木齐时说好第二天中午就返回天山市的，可是都到傍晚了还没见着踪影。打手机，联系不上。情急之下，李怀河拨通了自治区援疆办电话，负责会务的小张答复，座谈会当天就结束，田力第二天上午就退房离开昆仑宾馆了。

“第二天上午就离开宾馆了。这家伙一定是老毛病又犯了，偷跑到哪里采风去了，援疆干部首要任务是援疆，采什么风呀，一点组织纪律观念都没有，回来非好好收拾不可。”李怀河又气恼又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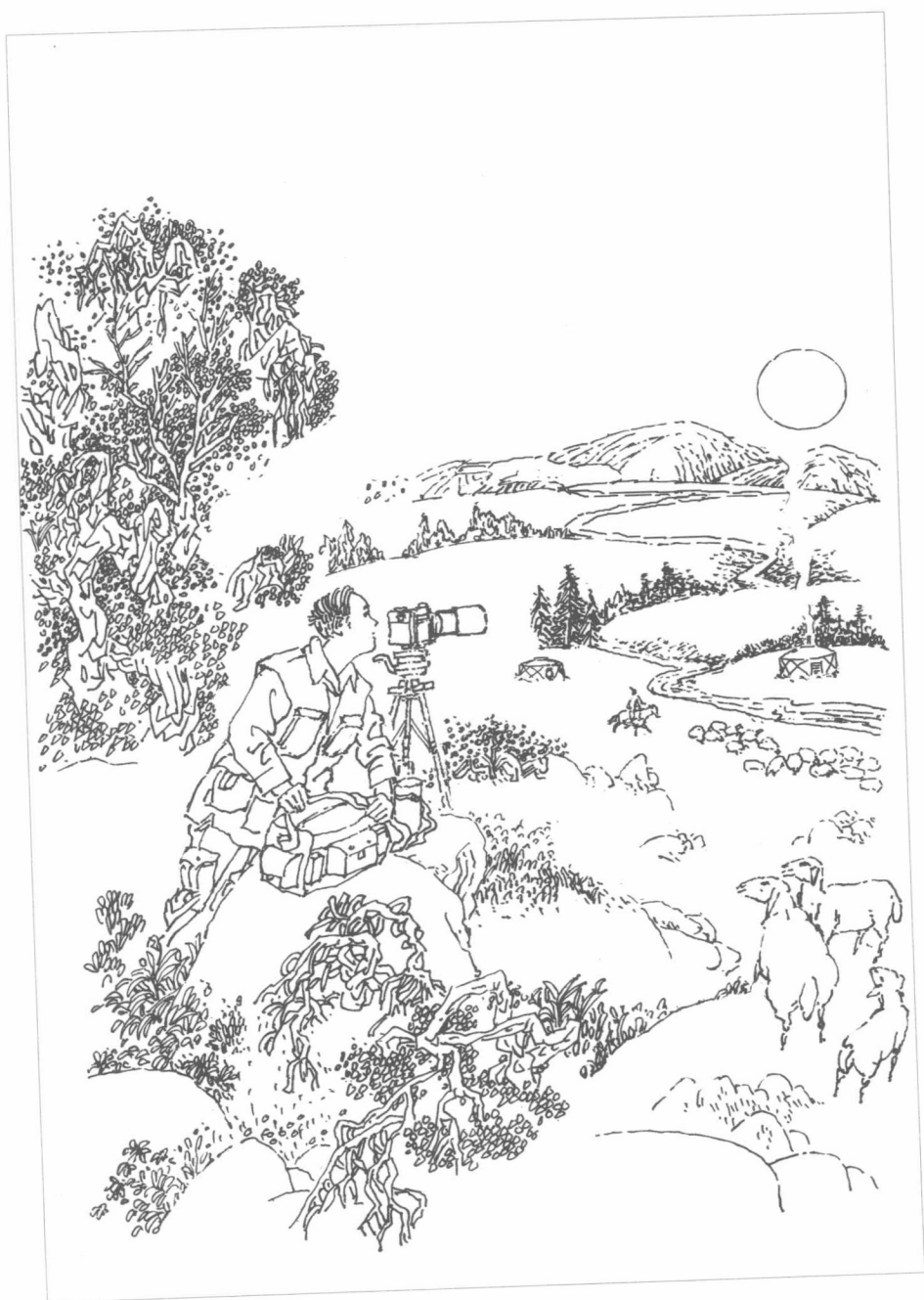
“好个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啊！这会儿就等着这轮落日了。”田力一边调整着照相机光圈，一边叨

念着。

镜头里，一望无际的草原，一群羊娃子正低头吃着鲜嫩的青草，一条小溪犹如舞动的彩练曲曲弯弯飘向远方，每道湾里都有一个太阳的倒影，亦真亦幻，如诗如画。溪流旁，一座毡房正冒着袅袅炊烟。一阵清风，吹来牧羊小姑娘原生态的甜美歌声：

两只小山羊爬山着呢，
两个姑娘洗澡着呢，
我想过去嘛心跳着呢，
不想过去嘛心痒着呢。
两只小山羊吃草着呢，
两个姑娘等我着呢，
白天过去嘛妈妈看着呢，
晚上过去嘛狗咬着呢。

田力乐了，好美的画面呀，今天终于让我捕捉到了。他看看手表，八点半，这在内地早已是万家灯火了，可在新疆却还是艳阳高照。他估摸着距离太阳西沉至少还得一个小时，于是离开支着照相机的三脚架，一屁股坐在草地上，点了一支雪莲烟，惬意地吸着。在大学读中文专业的他对大气磅礴的边塞诗词情有独钟，那“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那“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那“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读来让人荡气回肠，热血沸腾。尤其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所展现的画面和意境，令他无限神往。他下决心趁此次援疆的机会，拍到一张表现这“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照片，可每次要么有“孤烟”没有“落日”，要么有“落日”没有“孤烟”，他真怀疑古人写这句诗时是凭空想象还是真的看到那奇妙的景观。上个月跟随李怀河指挥长到阿合乡给牧民送温暖，路过北山牧场时偶然间发现了这个“孤烟”和“落日”兼而有之的景点，这让他兴奋不已，可偏偏当时没有带上照相机，为这事他还



大漠孤烟

懊恼了一阵子呢。这回长了记性，到乌鲁木齐开会，不但带了照相机，连三脚架也一并带上了。刚好遇上了阿不勒乡长，就搭他的便车到了北山牧场。说好晚上十点阿不勒乡长再开车来接他回乡里住。这时，他突然想起要给李怀河指挥长挂个电话，一摸口袋，坏了，手机落在阿不勒乡长车上，回去要挨这“李原则”的批了。转念又想，既来之，则拍之，反正拍了回去挨批，不拍回去也挨批，不拍白不拍。再说了，自己是天山市旅游局分管旅游项目开发的副局长，这拍照也算与本职工作有点关系嘛，他自我宽慰着。

一阵凉风吹来，田力打了个激灵，这新疆的气候就是怪，明明是春天，下午仿佛处在仲夏，而到傍晚便一下子进入深秋似的。他抬头望着天际，只见远方的圆日正红着脸亲昵地吻着草原呢，他顿时忘记了寒意，蹦到三脚架跟前。

当田力的眼睛对着照相机镜头的画面时，眼前的情景让他惊呆了。方才那条弯弯曲曲的宁静小溪变成了不规则的湍急河流。“见鬼了，没见下过一阵透雨，哪里来的洪水呀！”田力再细看，只见一个小姑娘和十几只羊娃子正在水中挣扎，随着水流往下漂，从毡房里冲出来的哈萨克大妈正朝着田力摆手呼救。

田力迅速收起三脚架，向小姑娘落水的方向冲去……

“由于天气回暖，加速天山积雪的融化，地处天山北坡的阿合乡一带牧区出现融雪性水灾。”接到市防汛办的报告，李怀河心里一紧，阿合乡是他挂钩的牧区乡，每次融雪性水灾都给牧民带来不小损失。不知怎的，他还隐隐约约感觉到，田力就在阿合乡牧区。他立即拨通市委副书记、援疆干部鲁闽的电话：“鲁子，快，叫车，跟我去趟阿合乡。”

虽说是春天，这奔流而下天山雪水却是刺骨的冷，田力奋力游向落水的小姑娘，他紧紧抓住小姑娘的手臂，由于水流太急，他只能挟着小姑娘顺着水流往下漂，终于在一个拐弯处，使尽力气把小姑娘架上岸，哈萨克大妈跑过来抱过小姑娘，激动地对着田力连声说：“热合

买提！热合买提！（谢谢）”

田力体力有点不支，当他回头看见还在水中挣扎的羊娃时，毫不犹豫地跳进水中，哈萨克大妈焦急地喊道：“巴郎子，水冷得很，快快上来！”

田力一手抓住一只羊娃，顺着水流使劲游向岸边，当他想再次返回河里救其他羊娃时，突然觉得一阵眩晕，感到浑身乏力，他仿佛看到阿不勒乡长和李怀河正迎面跑来，终于支撑不住，一头栽倒在河边。

田力昏睡两天两夜，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病床上，手背插着针管，正挂瓶输着液。病床旁边坐着李怀河指挥长，两眼充满血丝。他动了一下，李怀河轻轻按住他，告诉他牧羊小姑娘没事，羊娃子被冲走五只，其他都救上来了。

“那，我那台尼康 D300 照相机呢？还有我的长河落日……”田力着急地问道。

“看你就这点出息，人家都把你当成奋不顾身抢救落水哈萨克族女孩的英雄人物了，你还念念不忘那尼康照相机，还在惦记着你那长河落日。告诉你，照相机让大水给冲走了，阿不勒乡长帮你捞上来了，要不你洗洗再用？”

田力头往后一仰，无奈地说：“洗洗还能用？我的天呐！”

李怀河说：“这次你是功过参半，作为一名援疆干部，工作时间没报告私自跑去拍照片，违反纪律，必须批评，奋不顾身抢救落水哈萨克女孩，还有群众的羊娃，值得表扬。”

田力看病房没有其他人，小声地对李怀河说：“指挥长，告诉你一个消息，你要找的人有线索啦。”

李怀河问：“有线索？快告诉我，她在哪里？”田力神秘兮兮地说：“是这样的……”

“田力兄弟，别克大叔、帕提罕大妈还有努尔古丽看你来了。”病房外传来阿不勒乡长洪亮的嗓音。

别克大叔握着田力的手，激动地说：“那天嘛我赶大巴扎去了，让

我丫头努尔古丽帮着看羊娃子，大水跟前来了，是你救了我丫头，还有羊娃子，我们全家人感谢你，你是我们哈萨克的儿子娃娃。”

儿子娃娃，我成了儿子娃娃？田力有些困惑。阿不勒乡长笑了：“这儿子娃娃嘛是真正男子汉的意思，别克大叔夸你呢。”

帕提罕大妈把一个花布包裹搁在床上，打开上面的结，哗啦摊开一堆哈萨克食品。“包尔萨克有呢，谐力彼克有呢，还有热木西克、皮然的克，乎热特也有呢，（哈萨克族自制的日常食品）快快吃。”大妈热情招呼着。

田力有些不好意思：“大妈，那么多‘克’，我可吃不动，真的吃不动，您带回去吧。”

帕提罕大妈急了：“什么，让我带回去？你不吃我可‘肚子胀了’。”

田力吃惊地瞪大眼睛，怎么我不吃，大妈会肚子胀？

阿不勒乡长见状乐了，说：“这肚子胀嘛就是我们新疆人生气的意思，你快快吃，吃不完嘛就留哈（下），以后嘛再慢慢吃。”

李怀河瞪了田力一眼：“这是大叔大妈一家的心意，你还客什么气呀。”

田力明白了，一边往嘴里塞着奶疙瘩，一边说：“大妈，我吃我吃，您可千万别‘肚子胀’噢！”

病房里一片笑声。

凌晨三点，李怀河醒了，自从到新疆后，经常在这个时段醒来。也许是环境变化影响生物钟，也许是工作压力大，心事太重，也许是夜深人静时突然觉得孤单，抑或兼而有之。他觉得鼻子湿湿的，用手轻轻一抹，黏黏的，是血。李怀河已经习惯了，这是气候干燥所致。

他冲了个澡，点了根烟，一个人静静地在沙发上坐着。田力的安全脱险，让他松了一口气。记得临来新疆时，到机场送行的东海市委书记裴正兴郑重其事地嘱咐：“告诉你李怀河，五十个援疆干部交给你，回来时一个也不能多，一个也不能少。”李怀河深知这话的分量，五十名和自己一道来援疆的弟兄，无论哪个发生意外，他都无法交代。这一段时间接触下来，他发现每个援疆干部阳光灿烂的后面，都

有一本难念的经。有家里老人生病住院的，有妻子下岗待业的，有孩子正面临中考甚至高考的，都不容易呀。这时，他想到来自东海市农林大学的菌草专家刘山东，这个中等个头，朴实而执着的年轻人三年前曾被派往南太平洋某岛国指导食用菌栽培，因为帮助当地脱贫致富有功，还荣获了总统勋章。据说在该岛国还有过一段奇特的历险。就是这个刘山东，这次踊跃报名参加援疆，半年来，他始终坚守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冰河滩，指导反季节食用菌的栽培。妻子卧病在床已经两个多月了，一直没能回去看望，这让李怀河隐隐感到心痛。必须上一趟冰河滩看望刘山东和菌草示范基地，无论如何强迫他回一趟家。

他给自己泡了一杯铁观音，轻轻呷了一口。不知从哪里，隐约传来巴哈尔古丽的歌声。准是楼下哪个援疆干部睡不着，起来捣鼓歌碟。没事上网聊QQ去，半夜三更的放什么歌碟呀！李怀河心里嘀咕着，却也不自觉地被巴哈尔古丽甜美的歌声吸引了。

反正睡也睡不着，他索性打开办公桌的台灯，翻开笔记本，边思索边写着：A.牧民定居点（试点）建设，必须在冬季到来之前，确保首批牧民入住。B.幸福大道，今年开工。C.第一批十所希望小学、十所乡镇医院，十所“双语”幼儿园。确保年内建成。D.牧民安全饮水工程。E.菌草业，今年完成一百个示范点的建设，为明年大发展打下基础。F.智力援疆，人才培养。G.优势产业对接，招商引资。

写完，他想了想，在牧民定居点、幸福大道下面画了横杠杠。此时，他不会也不可能想到，恰恰在画上横杠杠的这A、B两个项目上出现了情况。

一声手机铃响，李怀河一看，是妻子发来的短信：睡不着，想你。

李怀河回道：我也没睡。你和孩子都好吗？

妻子：我还好，就是孩子成绩有些下降，还有爸爸最近胃病又犯了，他让我提醒你，清明节一定去石河子给爷爷上坟，还问嘱咐你寻找的哈萨克父女有消息没有？

李怀河回道：辛苦你了。照顾好爸爸，告诉他，他老人家交代的事我记住了。

妻子：你右膝半月板受过伤，新疆昼夜温差大，要多加小心。

李怀河回道：放心，我会注意的。

李怀河拉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从里面取出一张父亲当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和哈萨克父女合影的老照片，还有一块菱形红色戈壁玛瑙石。他的思绪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父亲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那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迟，都已经四月初了，还寒气逼人。

父亲受团场指派，开着拖拉机前往“双涝坝”工程指挥部参加施工，途中，突然遭遇强降雪，只见大风卷着雪粒漫天飞舞，空中地面一片白茫茫，能见度极低，当地人称为“白毛风”。

父亲小心翼翼地开着拖拉机，生怕发生半点闪失。偏偏这个时候，发生了最担心的事情，拖拉机熄火了。

父亲不停地发动着拖拉机，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发动不了。渐渐地，父亲体力有些不支了。

天暗了下来，气温骤然降低，没有丝毫御寒准备的父亲陷入极度的寒冷和无助之中。他终于放弃努力，静静地坐在驾驶室，等候救援，抑或死亡的到来。

迷糊中，父亲仿佛觉得身上披着一件大衣，趴在宽厚温暖的肩膀上，在风雪中前行。

父亲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晌午。他发现躺在铺着厚厚毯子的炕上，身上盖着暖暖的被子，炉膛里的火烧得正旺，屋里弥漫着浓浓的奶茶香味。

炕边上，坐着一个憨厚的中年哈萨克牧民，旁边站着一个哈萨克小女孩，小女孩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充满了灵气。

“好兄弟，你终于醒来了。我叫史迪克，这是我女儿茹仙古丽。”

小茹仙古丽倒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奶茶，端到父亲跟前，说：“吾勒肯阿可耶（伯伯），阿克晒（奶茶）。”

喝了奶茶，父亲感觉精神好了许多。他问：“史迪克兄弟，雪地荒原，天都暗下来了，你当时是怎么发现和救了我的。”

史迪克说：“羊群被大风大雪刮跑了，我去找羊群，结果呢，看见一台拖拉机停在雪地里，过去看看有没有人，发现你在驾驶室里面，人冻得迷迷糊糊的，我就把你背了回来。”

父亲问：“你背了多远呢？”

史迪克说：“翻过了一座小山包。”

在风雪中背着一个人翻过小山包，很难想象史迪克当时哪来的体力和毅力走完这艰难的路程的。父亲在想，如果没有史迪克，用新疆话说，昨天晚上就死迷子了。

父亲问：“羊群呢，找到了没有？”

史迪克没有正面回答父亲的话：“羊群嘛没关系，人最重要，把你救回来比什么都重要。你在我这儿好好住上几天，到时我用马送你回去，我的马还在，没有被大风刮跑。”

面对自己的救命恩人，面对这朴实善良的哈萨克牧民，父亲感动得直想哭。

第二天，父亲可以起来走路了，却发现史迪克走路一瘸一瘸的。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史迪克背着父亲，在雪地上摔了好几跤，加上受了冻伤，现在走路都不行了。

当史迪克骑着马，送父亲回到团场时，团场的领导和职工又惊又喜，这几天大家伙儿四处搜救，除了那辆熄火停在雪地上的拖拉机，始终不见父亲李保国的踪影。场部都在准备为父亲开追悼会了。母亲也在“节哀”慰问中度过了痛苦的三天三夜。

史迪克风雪中救人的事迹感动了团场的职工，团场领导专门安排史迪克到石河子医院治疗腿伤。大家伙儿还自发凑钱为史迪克买了一群小羊羔。

史迪克出院了，可走路得靠拐杖。父亲心里特别难受，这辈子，他要尽自己所能帮助这位救命恩人。父亲经常带着李怀河到史迪克在冬窝子的家作客，顺便买上面粉，还有砖茶和冰糖，有意识地在生活上接济史迪克父女。两个不同民族的孩子也建立了纯真的友谊。

青青草场，野花盛开。两个少年来到小河边。